血海深仇忆钟山

——叶楠白桦先生故乡寻踪

陶广学 陈 斌

信阳市平桥区钟山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叶楠、白桦先生的祖居地。古镇钟山铺,自汉代设置钟武县开始,名称虽几经更改,县级建制一直保留到隋朝,相沿800多年,阅尽存亡兴替。日寇铁蹄下的钟山,记载了侵略者的累累血债,更见证了信阳人民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历史。

6月12日上午,区党史研究室徐其良主任陪同我们到这里调研,热情的袁道理老人,一大早就拄着拐杖,赶到街道办事处等着我们。说来他已经是我们的老熟人了,6年前白桦先生胞妹陈倩民女士来访,他就接待过我们,亲自带路找到白桦先生的祖坟。

袁道理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祖居钟山铺。他出生于1933年,今年已经82岁,提起当年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当年日本人的飞机炸钟山时,我五六岁了,我爹、我爷爷,我们一大家子人都住在钟山。我们那时候可怜啊,天天跑反,白天跑拉夫,夜晚跑土匪。藏在茅草林里,蚊子叮在身上也不敢拍,真不知道是咋活过来的!我直到十三岁才上学。吴家祠堂有个福音堂,小学(陈锡元先生资助的)设在福音堂里,请的先生叫张新元。大大小小的学生不分年级,都是那一本书,都学“手足口、猪马狗”。我刚读了一年半,皇协团(汪精卫的部队)来了,占了学校,我们就失学了,有门路的人只好到其他地方去读书。

我记得清清楚楚,1938年9月27日,钟山逢集,日本人的飞机趁赶集人多的时候突然轰炸,一次就炸死三百多人,光我一家就炸死了六口人,那真是血流成河啊!占领钟山后,日本人用机枪扫射,还推倒老百姓的房子。日本鬼子欠下我一家九条人命,还有三口人是在日军占领后被枪杀的。

我小爹袁怀山,因为家里穷娶不上媳妇,我娘把她娘家的亲戚说给他。可怜他才完婚两个月,到街上卖油果儿,天黑了还没回来,家里人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被日本人拉夫拉到信阳车站北红土门铁路上做苦工。日本人一顿只给吃一碗饭,他们吃不饱,干到第七天就想法逃跑。跟他一起干苦工的有个邱家园卖菜的,放回来后给我家报信。那人说,他再也回不来了,日本人设有暗岗,三八大盖一枪就把他放倒了,我们连他的尸体也没收到。老人讲述至此,心中依然悲愤难平,难过得满眼落泪。

我们曾经听到上辈人讲述,老百姓赶集或进城,通过哨卡时经常会被日本人打耳光,提到这件事,又勾起老人对自己另外两位惨遭杀害的亲人的回忆。

日本人的哨卡就设在钟山铺东门外,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卡上的日本兵看到有人擅自通过哨卡,就喊“阿罗尼,阿罗尼”,连喊两声不理,就开枪。

我们跑反跑到信阳城西冯家庄李畈(现为南湾水库淹没区)。我的两个爹(叔父)有一个耳朵聋,要饭要不到。日本人来的那年大丰收,其实不缺粮食,就是运不走。他们回去弄粮食,回钟山铺时过不了哨卡,就绕道往西北去想办法,也是走到红土门,两人一起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也是连尸体都没见到。

我们的话题转到祖居在此地的著名作家叶楠(陈佐华)、白桦(陈佑华)先生上,袁道理老人带领我们来到叶楠、白桦祖宅故址。老人告诉我们,日本人空袭时,街上大部分房屋都被炸毁,陈家的祖宅也被炸毁了。

回到办公室,老人又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发生在钟山街上的抗日故事,以及老街坊们对白桦先生老辈人的回忆和怀念。

那时候日军有飞机,国军不敢来。“河南”(浉河南岸,为新四军活动区,现存有“红军桥”等抗战遗址)的人来打过皇协团。钟山铺有一个日本人的汽车队,是防备国军空袭从城里疏散过来的,地点就在现在村部门口的大塘边,汽车队的人吃完饭都到大塘里去洗碗。那里是一片麻地,麻长得有一人高,汽车把麻压倒,就停在麻地里,有一个日本人站岗。东门外是街,有卖菜的,六部落住的日本人来钟山收菜。那天“河南”的人穿的是一身破烂衣裳,腰里藏的是把子枪。抢先下手的是一个走路有点拐的人。那个拐子接近日军时,先一下子抱住了日军小班长,将其连手胳膊带枪一起抱死,喊他们的人一起上。他们拉日本兵走,日本兵死活不走,就把他摔倒在地,用枪对准打死了,这次一共杀了三个日本兵。

钟山寨寨墙有一丈四五尺高(曾由陈锡元先生募资修缮),日本人把老百姓都赶进寨子里,派皇协团一个营看管着。“河南”吴德俭领的人,带着梯子匍匐而来,到墙根后竖起梯子,爬上寨墙,突袭皇协团。除了营长和指挥部里的几个人以外,皇协团一整个营全被解决了,很多人都被新四军带到“河南”去了。

日本人在钟山任命了三个伪乡长,名字我都记得,一个乔望亭、一个胡秀亭、一个段成久,三个人都没好下场。乔望亭在寨里头被他的干儿子诱出去,一出寨子就被“河南”的人架走杀了;胡秀亭给日军送粮食,被埋伏的新四军杀了;段成久是在解放后被枪毙的。

叶楠、白桦的父亲陈锡元,就是陈汉章,钟山人,他是“章”字辈,下一代是“华”字辈。日本宪兵队抓走陈汉章,因为怀疑他通共(新四军),就活埋了他。

陈锡元生前为人很仗义,一到过年时常把街坊邻居请到家里摆酒席吃饭,我父亲被请过。当时钟山有些大户,为富不仁,欺负百姓。陈锡元敢跟这些恶霸斗,请乡邻们吃饭时说:“你们有啥麻烦,只管找我陈锡元!”那时他应该不到五十岁,个头不算高,他家的田产主要在银钱村。

我知道他的孩子,有兄弟俩(指叶楠、白桦)在信阳师范学校读书。陈锡元有一个弟,外号小神仙,个头儿小,人很精,我认得。他是个小地主,一直住在银钱村,日本占领期间他破产了,可能也受“河南”人的牵连,不然”河南”的人过来杀了三个地主,为啥没杀他?解放后,他跟本地的大地主祝津门(也有两个孪生儿子)一起接受改造,曾经到我家借粪桶,我娘不肯借给他,认为他是地主。我爹说,你知道啥,他是陈汉章的弟兄,我娘才借给他。他用完了粪桶,到塘里洗干净以后,才还过来。

提到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否认侵略历史,袁道理老人义愤填膺。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些日本领导人不认罪、不道歉,还想耍赖。叫他啥时候来见我,我非当面驳得他哑口无言!

谈起坚持敌后抗战,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新四军打鬼子、杀汉奸,老人越说越多,越说越激动。对爱国乡绅陈锡元先生,他时时竖起大拇指。

老人陪同我们整整一上午,一连讲述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我们陪老人吃了点简单的工作餐,老人一再叮嘱不要浪费。他说:我们钟山人,为新中国是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

“手”的取舍

尹成荣

中山茶座

罗丹是法国著名雕塑大师,曾应法国作家协会邀请为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塑像。

接到这个任务罗丹有些为难,因为他知道巴尔扎克是著名的文学泰斗,举世闻名。可他长得很丑,不但又矮又胖,而且肚子很大,怎么样把巴尔扎克塑造得完美一些,而又不失他本来面目,给人们以永久的纪念呢?为此,罗丹伤透脑筋。经过权衡,他决定实事求是地为巴尔扎克塑像,以真实外貌雕塑巴尔扎克,只在形态上做调整,主要突显出他的精神美和内在美。

设计定型后,罗丹便着手动工。罗丹把巴尔扎克的雕像设计为这样的一个姿态:身披睡衣,双手叠在胸前,昂着硕大的头,眼睛注视着人间,像在思索又像在蔑视。原来预定雕塑时间为一年半,结果却整整用了七年才雕塑完工。罗丹在雕塑完巴尔扎克像之后曾让自己的学生观看,找出雕像的不足之处。学生们看到老师的作品纷纷赞叹不已,认为这座雕像十分完美,尤其雕像的双手简直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

“这双手老师雕刻的太精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手。”听着学生们赞叹,罗丹仔细观察雕像的双手,他越观察越觉得这双手确实很完美,是整个雕像最突出的部位。只是在观赏雕像时,注意力不由自主集中在这双手上而忽略了整个雕像,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

罗丹越看越别扭,举起斧子把那双完美的手给砍掉了。学生们发出惊呼:“老师,这双手雕刻的这么完美,您为什么要砍掉它呢?简直太可惜了。”

“我之所以砍掉这双手,就是因为它太完美,有它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使这座雕像失去真正的意义。我雕塑的是一座雕像而不是一双手。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能出现部分比整体更重要更突出的现象。我砍掉双手为的是突出整个雕像的意义。”

听了罗丹的话,学生们恍然大悟,但是法国作家协会却无法接受罗丹的做法,他们竟然否认曾向罗丹订制过雕像。罗丹非常痛心,因为没有人理解他,但他毫不屈服,认定真理不会灭绝,迟早会有人承认他的雕像,更会理解赞同他那种求真的观念。果然,罗丹去世后,人们开始理解并接纳罗丹的雕刻真理,把那座残缺的巴尔扎克雕像誉为珍品而收藏。

信阳文坛

本报副刊作品荣获省优秀作品二等奖

2014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奖活动日前揭晓,本报报送的作品《函谷关下谁骑牛》(作者:卞声,编辑:张玲)荣获二等奖。这篇作品2014年1月4日在本报发表后,还曾入选《河南杂文名家看洛阳》一书。 (王章云)

我市杂文创作呈现可喜势头

今年《杂文月刊》7月(上)同时刊发我市两位杂文作家的作品,分别是信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徐德瑞的《“不说坏话”?》、信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王西亮的《关于朋友》。《杂文月刊》是深受全国杂文界好评的优秀期刊,自去年以来我市杂文创作呈现可喜势头,目前已有三人在《杂文月刊》发表作品五篇。 (卢汴生)

小桥流水

王章云 摄

走进清华园

林长

到清华大学学习,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不是上帝的眷顾,是组织的关心。今年夏天,我参加了清华大学专门面向贫困地区举办的中青年干部执政能力提升培训班。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周学习时间,但我还是非常珍惜。

6月29日早上,本期学员一起乘车来到清华园。主校门前横卧着巨大的卧壁,两面分别镶嵌着毛泽东主席手书“清华大学”校名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车进校内,液晶大楼、技术科学楼、建筑馆、美院大楼等依次展开,“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也扑面而来。车在中央主楼前停下,来自全国13个省16个贫困地区的73位同学瞬间定格了“清华形象”。然后,我们走进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正式开始培训学习。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继续教育学院的老师们做了精心安排。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不仅有在省里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原省部级领导,有清华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主讲教授,还有北京、香港等地社会热点培训课题的领军人物。授课内容不仅有《十八大后的国情与使命》、《廉政与勤政》、《党史国史》、《宏观经济》、《领导力与执行力》等宏大而又紧迫的大课题,又有《社会热点问题》、《面对媒体的实用技巧》、《自我减压与心理调适》、《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等实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现实课题,还有《智慧城市与城镇规划管理的新技术方法》、《中国城镇化战略》、《理想、价值与胸怀》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和启迪的憧憬课。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不仅告诉我们是什么,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还告诉我们未来怎样和应该怎么做,课堂氛围轻松自然,师生沟通和谐默契,不少疑惑渐次解开,像清冽甘泉滋润着我们,确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为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史和清华校史,学院专门安排我们到国家博物馆和清华校园实地参观。

在国家博物馆,我们通过看实物和听介绍,重温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悠久的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溢彩的彩绘俑、郑和的远航……它们仿佛还在诉说着昨日辉煌。我们也看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近代的迅速衰落。在《复兴之路》的专题展区,我们又看建国后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新崛起。

7月正值盛夏,近四平方公里的清华校园满目苍翠。我们徜徉在清华园,感受百年名校的厚重气息。从1911年成立至今,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发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使其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7月也正是清华的毕业季,校园里许多学生身着博士服、硕士服,在各个标志性建筑前照相留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我想他们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信阳几位培训同学也一起在二校门前留影纪念,再向北走就看到大礼堂前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草坪,草坪东边是清华学堂,当年梁启超等四大名师在这里汇聚。再向西走是工字厅,工字厅的后面是水木清华,其虽小但湖光山色引人入胜。当然,最让我们向往的还是最西边的迎春园遗址,此时荷花依旧开,看着碧绿连天的荷叶,心中默默念起了《荷塘月色》,只可惜是白天,不是满月的夜晚,未能看见“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看见的是“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每次上课前的几分钟,班委会组织同学们进行自我介绍,我们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伙伴,介绍家乡时都如数家珍,充满自信。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通过介绍,不仅认识了新朋友,也了解了许多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班长韦是个憨厚的广西汉子,组织委员周是个爱吃零食的湘妹子……十几天下来,大家相识、相处、相交,到分别时竟有许多不舍和留恋,感谢互联网,大家分别时建立了微信群,网络可以时时把我们连在一起。

光阴似箭,7月10号,当最后一堂课上完后,班主任刘威老师给我们举行了结业仪式,没有想到的是:刘老师把我们十多天来学习生活都一一拍照记录下来,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视频里,还真有些激动。学院还为每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7月11号,我坐上了返程的京广高铁,列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飞驰,路边的树木不停地向我招手致意。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就会回到大别山下,回到刚刚遭受洪水洗礼、正奋力抗灾的商城县。

再见了清华园!行胜于言。在清华园的充电和加油,会使我更加努力工作,更好为大别山这片土地和人民服务。

水韵倾城南湾湖(下)

丁立平

信阳山水

六

发源于南阳桐柏的淮河,一路蜿蜒东流,两岸丰沛的降水汇集成溪流河道,形成了洪汝河、颍河、浉河等众多支流,如孔雀开屏般汇入淮河。浉河是淮河右岸的重要支流,流域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该区域年降雨量1100多毫米,是河南乃至整个淮河流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受大别山、桐柏山的影响,每到汛期,来水量极大。1950年夏天,淮河发大水,沿岸20多个县、上千万人受灾。当时水势凶猛,许多灾民来不及逃走,只能爬到树上躲避,甚至人蛇争树,人被毒蛇咬死。来自灾区的加急电报送到北京,详细描述的种种惨状,让毛泽东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当即批示,要求寻找根治淮河的办法。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伟人气势如虹,气吞山河的指示,不仅是他的个人意志,更顺应民心,代表民意,激发起淮河流域乃至全中国人民的热情,立即变成建设者开进建设现场的行动。

十万建设者来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待重头收拾旧山河、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迈与自信。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如同战斗的号令,刚刚放下枪的军人,刚刚放下支前小推车的民工,刚刚分了田地山林的翻身农民,踊跃报名,积极争取,以能参加治淮大军为荣。水利二师的1000多名官兵,成建制开拔到南湾,就这样,十七省调集人才、骨干的建设大军迅速汇集,组成一支十万人马的修库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昔日寂静偏僻的南湾村,小小的南湾村沸腾了,漫山遍野的劳动大军,战严寒斗风雪,战三夏斗酷暑,从1952年12月18日开工到1955年11月5日竣工,在一穷二白的图纸上,在技术落后、物资短缺的条件下,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南湾湖,写下了最新最美的篇章——奔流不息的浉水就这样被治水大军给制伏了,从此以后,温顺驯服,安若处子。

傅作义来了。傅作义,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这个与共产党人周旋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身到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事业中,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用来抒写新中国治水兴利的华章,用以救赎半生与人民为敌的罪孽。

治淮期间,傅作义经常出现在各大工地,仅南湾他就来了两次。一次是在水库开工前,他带苏联、中国专家查勘坝址,确定土坝方案;一次是在水库即将完工时,他前来慰问全体建设者,要求保证质量,加快进度。

人生观念的脱胎换骨,功过是非,是什么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听听傅作义自己的心声,治淮工地上,傅作义被建设者们的热情深深感染,他曾写下一段充满正能量的文字,记述那段激情岁月:“我所看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都是希望。我看见几十万名农民集中在一起工作,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我看见几万把锹,几百架夯,在一个号令下,一齐操作……我看见凭劳动人民的双手,平地修起蜿蜒千百公里的长堤和巨大雄伟的建筑,对着淮河的水流,傲然欢笑……这景象给我最大的感动,使我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的意义。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是一个空前的组织力量。”

李四光来了,外籍专家来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来了。 李四光,共和国的地质部部长,亲自带领专家和技术人员,亲临工地现场,选坝址,定方案:一处天造地设、极为理想的坝址——相距仅数百米的贤山和蜈蚣岭两山之间,长816米,高38.3米的南湖大坝,坝最短,拦蓄量大,迄今为止仍是水利史上的奇迹。布罗夫等7名前苏联专家、捷克一名院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至今,在南湾,还有当年苏联专家居住生活学习的建筑,默默地矗立在这里,见证那个充满友谊、合作的时代。不论什么时代,年轻人的一腔报国为民热情,总是很容易被点燃和激发,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这些现在听来,也令无数学子无不羡慕的名校,那些已经毕业的、即将毕业的、尚未毕业的莘莘学子,怀着拳拳报国之心,组成了17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从全国各地奔赴到南湾水库建设工地,与数十万民工一起劳动,一起切磋,一起解决在建设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在这里,他们学到了本领,锻炼了毅力,积累了经验,当南湾水库胜利竣工的礼炮声尚未落下,匆忙之间未洗征尘的他们,又奔赴新中国四面八方的水利建设一线 。翻阅《南湾水库志》,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怀揣梦想和追求,融入建设事业,融入人民大众,对工程质量精益求精,对建设品质完美无瑕的追求,安于清贫坚守节操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

关山月来了。我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看到,关山月创作的一系列南湾水库建设工地上的速写和山水画,一代大师笔走龙蛇,底色朴素,活力四射,场面热烈,大师的画作,如此打动了我这个未曾亲历现场的后来人,为什么呢?

当时的关山月,开创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一个流派,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宗师。是什么牵动了艺术大师新的生命体验,让这个一脚跨进新中国的旧时代艺术大家,将欣赏高雅艺术的目光,投向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现场?这不仅源于其敏锐的艺术天分,更是其深刻领悟时代变迁,走向大地苍生,抒写火热生活的结果。在南湾,在所有的建设工地现场,放眼望去,广阔的新中国大地,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洋溢着改天换地的豪情,谁能不激动难抑,热情迸发呢?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在这里找到了不同以往的灵感与激情,画笔之下,活力四射着建设的豪迈,创造的激情,一个画派的发展,在这里成了分水岭,也成就了岭南画派的高峰。品读关山月,江山风物,湖山长天,绚丽山河,器物山水,蹉跎岁月,颠沛人生,尽在其中。艺术和人民,德艺双馨这些普通的字眼,怎能表达那个伟大时代对人的影响呢?

从此,“山水”不再是文人雅士象牙塔里的把玩,而是重整山河、改天换地新生活的写照。

无数移民走了。这是一个悲情的话题,这是一群悲壮的迁徙者。所有重大历史时刻,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建设项目,移民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这是一个牺牲和奉献的群体。大槐树情结,是中国特有的移民文化的象征,沉淀为中国传统寻根文化的重要渊源,流淌在我们血脉中,南湾水库建设也不例外。有时,我在想,当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很容易理解或者接受“舍小家为大家”的动员和呼吁,但当真正置身现实,抛家别舍,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悲情故事,每每让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很难体味和想象。那些移民世代祖居、繁衍生息的田舍,被幽蓝的湖水吞噬时,那撕心裂肺的告别,狐死首丘的回望,是多么悲壮与无奈?当我站在恢宏的南湖大坝,眺望翠峰如簇、湖水似镜、远岫含烟、波光潋滟时,我在想,那幽蓝碧翠的湖水深处,是多少游子移民魂牵梦萦的家园?如今,湖山如画,又是多少移民的乡思乡愁,遥远记忆?

七

六十年前,你如无拘无束、任性狂野的孩子,恣肆随性,暴雨季节,无节制地奔泻,漠然面对脆弱的生灵,狰狞不羁;而今,苍龙被缚,洪魔被伏,肆虐狂暴的洪水猛兽,变成了清冽甘甜的湖水,欢腾地奔向辽阔的原野,滋润着豫南大地,灌溉着下游万顷良田沃野。这仅仅是你的表象,在你的律动中,在你的神韵里,在你的深邃里,沉淀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涵养了你安详、贞静、清雅的气质,成就了水韵倾城的南湾湖?还有一种东西是不朽的,那就是——承载着历史,承载着记忆,承载着信念,承载着精神,而所有这些高度,又是如此丰满地闪烁着永不磨灭的人文光芒。

苏轼在《前赤壁赋》吟咏: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今生何幸,竟然与你结缘如许?作为管理者,我从中看到的,不仅有美,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民,利环境,利生态,利今人,利后世。你幽蓝幽蓝的注视,使我不敢有懈怠。

时常想,如果没有了一湖碧水的滋润与环护,青山失却了妩媚,城市丢掉了灵魂,信阳会是什么样呢?

社长:钱长琨 值班负责人:曾 鼎(01、04、05、08版) 刘 翔(02、03、06、07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47号 邮编:464000 记者部:6225000 办公室:6221395 读报纠错有奖:6227688 广告部:6263965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115003000001 零售价:1.00元